



走出“愤青” 走出“愤青”

文 孙鹏飞

“两类人最讨厌”

大一的时候，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基督徒。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班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，因尚不熟悉而彼此寒暄、客套、虚假待人时，她却真诚得像一扇透明的窗。我常常开玩笑，说她的质地不同常人，是玻璃的，因为她是那样的透明不含杂质。只是这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是基督徒。

後來，班级中推优生入党时，才知道她竟然是一名教徒，信仰上帝。接受了12年唯物主义教育的我，对她的信仰产生了一些好奇。而且觉得虽然她不信仰马列，但基督信仰却让她如此与众不同，倒也还不错。但那时的我，从未想过这种信仰会与我有任何联系，我当时已经是一名坚定的入党积极分子了。

再後來，隨著接觸的增多，我也逐漸略知何謂“福音”。遇聖誕節或其它節期，她也邀請我參加一些教會活動。我隨她參加了一次聖誕節聚會，和一次由韓國牧師主講的關於“科學與信仰”的証道會。

這樣兩次後，我對基督教有了初步的、感性的認識，不過却不是什麼好印象。覺得基督徒的行為莫名其妙、匪夷所思：他們竟然相信有造物主的存在；他們竟然對著空氣說話，還自詡為禱告；他們竟然會在唱歌的時候將手舉起，還被感動得痛哭流涕-----

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人會如此“愚昧”。我看過文化大革命的記錄片和書籍，我感覺這些人的舉動，和文革中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並無區別。幾十年的盲目崇拜，造成的惡果是整個民族受難，這些人為何又會如此狂熱，難道這個民族還要經歷災難嗎？真是讓人擔心啊。

從此以後，我就不想再參加任何宗教活動了。而那位基督徒同學自然不知道我的思想變化，仍舊時常邀請我，結果都被我一回絕。她那時常常為我禱告，也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我只覺得她實在是“煩”的很！那時隔壁宿舍有個同學，兼職作推銷員，也常常試著說服周圍的人購買他的產品。我於是開玩笑說，世界上有兩類人最討厭，一類是推銷員，另一類就是基督徒。二者都是不達目的誓不甘休。但推銷員是為了利益，還好理解，那基督徒又是為了什麼呢？

愤世嫉俗的青年

我的大学生活，还是颇有乐趣的。进大学之前，学习的最终目的，无非是升学。所学内容，也只

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单一教材，绝不允许有不同观点、声音的存在。因为，不符合标准答案的观点，在试卷上就会被判为错误。

步入大学，意味著可以自由一些了。我不再需要为考分的压力而死读书了。我可以随意挑选我喜欢的书阅读，可以选修我喜欢的课程，可以骑著自行车四处去听讲座。

我遇到了几位令人尊敬的师长，得以看到许多真实的文字，听到许多负责任的声音。尤其是几位老师，为人正直，教会我应该独立思考而不再盲从，教导我应该有批判的精神，教育我学习辨别真理和谎言。

身处这样的环境，同很多心怀理想、充满抱负的青年一样，我像一头饥饿觅食的小兽，搜寻著过去不曾见过的文字，如饥似渴地倾听著不同的声音。

可接触越多，痛苦反而越大。我常常站在先哲巨人们的肩膀上，指责前人的错误竟然如此愚昧；我常常看著反思文革和八九学潮的资料，追问“历史怎麼会是这个样子”？我尤其搞不懂的是，為什麼我这样一个懵懂的学生对此都有所察觉，而我们的主流声音却讳字不提？我不再相信歌舞升平——那些不过是粉饰太平。

这样的追问始终没有答案。我也实实在在的成了一个“愤青”（注），愤怒且嫉世。曾经的满怀希望转变为满腔愤怒，如同枪炮，向周围的一切开火。我将一切的答案归结为“这是一个万恶的坏世界”，在我的眼中，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：执政者“居其位不谋其政”，芸芸众生则更是“一切可怜

之人必有可恶之处”！骄傲而且自负的我从未反思过自己的过犯，彷彿只有我才是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

“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”，那时的我早已将基督教、圣经统统抛诸脑後。没有光的日子，无疑是黑暗而且痛苦的，我常常叹息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”，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继续“寻找光明”了。

我开始听一些颓废的地下音乐；我开始对自残和自虐的行为津津乐道；我会躲在黑暗的角落里，这样让我感到安全；我会對著天桥上来来往往的车流喊：愚蠢的人们，你们的行为同自残并无区别。我有时也想，干嘛这样作贱自己？我只想找体面的工作、赚足够的钱，“独善其身”！

金钱在想像中，成了唯一可以使人幸福的工具。

神除掉我骄傲的心

这时候，要准备大学二年级的学期实习了。我的专业是新闻学，这就意味著暑假要去一家媒体实习。而北京媒体的现实是，记者外出采访，尤其是某些厂家的记者招待会，收取索要红包已经成为例行的公式。如果我们暑假去媒体实习，这会成为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。学校的实习动员会上，系里的老师对此问题的唯一建议是：可以收，但希望我们上交报社或实习老师！

这些“身为世范”的大学教师，处事标准竟也如此之低！不过这样也好，既然社会风气已是如此，我又何必螳臂挡车呢？

但是心中的道德律，实在让我挣扎！我曾经多麼嫉恶如仇地“愤”过贪污腐败，骂过收受贿赂，现在

想来不过是基督教所说的“假冒为善”罢了！这样小小的试探我都不能胜过，我又有什麼资格去批评别人呢？

恰逢此时，我偶然看到了《十字架——耶稣在中国》这部记录片。片中，一位基督徒姊妹拒绝为公司做假帐，从而失去了体面且高收入的会计工作。然而她甘愿成为一名普通的蓝领工人。这个例子如同钢印一般，狠狠地印在了我心中，让我久久不能遗忘。

难道那个基督徒不希望一份体面的职业吗，难道她不喜欢一份可观的收入吗？如果基於人的本性，谁能胜过金钱的诱惑呢？但是她为什麼却做到了呢？这是信仰的力量！“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，是由心发出。”（《箴言》4：23）我开始深入思考！

我联系那位被我拒绝多次的基督徒同学，表示愿意和她一起去教会。第二天，教会牧师带我作了决志祷告。2004年6月，我浸水受洗。

在我认识神後的这两年里，我亲身体会到什麼是神的“光照”。神除掉了我骄傲的心，让我意识到，不仅社会有问题，有待变革，我自己也有罪，需要悔改；我知道了为什麼基督徒不像推销员那样可以谋取利益，却仍然誓不甘休；我也知道了耶稣是“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”，我们如果不认识他，就只能在黑暗中徘徊、苦闷，永远找不到出路！

两年前，我曾经多麼讨厌基督徒，但谁又想得到，两年後，我竟也成为了“令人讨厌”、但是内心充满喜乐、盼望的基督徒！但愿还在彷徨的朋友们，但愿那些像我一样的愤青，也早日走过这一段。

作者现住中国。

编注：“愤青”一词，原指文革时下过乡的部分知青（即“知识青年”），认为社会对不起自己，心生愤怒。近年来更成为一个流行词，泛指愤怒嫉世的青年。此词的特点是时褒时贬，要看使用的年代、场合和上下文。

本文原载“海外校园”2006年8月(总第78期)，版权为原刊物所有。

生命的碰撞

文 /
李立成
王敏
李鍾誠

连载之六

天啊！我該怎麼辦？怎麼辦啊？我呼求上帝，我只有求神來幫助我。我開始在心裡禱告，平生第一次這麼渴望能夠從神那裡得到幫助。

兩次手術

我全身顫抖，被送到醫院時，已經是凌晨3點左右。在等待各種檢查時，我躺在醫院過道的病床上，望著天花板，沉浸在恐懼、寒冷與疼痛中……

茉莉（Merlye）老師和雲飛、李靜等同學，趕到了醫院。他們趕緊幫我與家人聯繫，和醫院交涉。打通家裡電話後，我哭著對媽媽說：“媽媽，快來接我回家，我太難受了、太難受了。我要回家……”

當天下午，中國駐南非領事館的林領事，到醫院來看望我。他與我家人聯繫，並幫助他們辦理相關手續，給予了很大的幫助。

在我家人趕到開普敦之前，每天早晨第一個到醫院探望我、幫助我的，是和我一同受傷的拉娜的媽媽琳納娣（Lynnette）。她每天都為我準備食品 and 需要的東西，送到醫院來，還把我的髒衣服帶回家去清洗。還有我的同學

們，都到醫院來陪伴我，為我煲湯，為我做所有的事情，精心地照顧著我。

開普敦靈糧堂的吳牧師和師母，經常到病床前來為我禱告。師母還為我禁食禱告。他們也帶著教會的弟兄姊妹，來到病床前為我禱告，並在床前唱讚美詩，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愛與我同在。

由於我的傷勢較重，經過多方會診，把我轉到開普敦最大的UCT醫學院。3月8號，我要接受非常大的手術，我是多麼的盼望家人到來啊！可是，當我被推進手術室時，我的家人還未能趕到。同學們把我送到手術室的門前。我拉住他們的手不肯放開，心裡也不知道這次